

金
石
萃
編

金石萃編卷十七

賜進士出身 誥授光祿大夫刑部右侍郎加七級王昶撰

漢十三

聞憲長韓仁銘

碑存上截高六尺八寸廣三尺八寸八行行存十九字額題漢循吏故聞憲長韓仁銘十字篆書後方刻金趙秉文跋又刻李獻能跋李天翼等題名並正書今在榮陽縣署

熹平四年十一月甲子朔廿二日西司

隸下河南尹校尉空闕典統非任素無績

勲宣善下仁前在聞憲經國百禮刑政得

中有子產君子下尉表上遷槐里令除書

未到而奉短命匹身為闕祀則祀之王制

之禮也書到郡遣吏召少宰祠闕勒異行

勸厲清惠召於其美豎石誌成表言如津

闕口口十一月廿二日西河南尹君丞

憲謂京寫闕口口墳道頭誌成表言會月

世曰如津令

此碑出京索間左氏傳京城太尉之地滎陽令李侯

輔之行縣發地得之字畫宛然頗類劉寬碑書也韓

仁漢滎吏蚤卒不見於史而見於此非不幸也李侯

亦能吏天其或者為享侯出耶抑偶然耶夫物之顯

晦有嘗猶士之遇不遇也向使此碑不遇李侯埋沒
於荒煙艸棘中得爲礎爲石足矣吾聞君子之道闇
然而日彰然自古賢達埋穴鏹采堙滅無聞亦何可
勝數抑有時而不幸也後千百歲陵谷變易獨此碑
尚存李侯之名託此石不朽亦未可知也正大五年
十一月廿一日翰林學士趙秉彥題

兩漢重循吏而韓君之名不見于史則知班范所載
遺逸者尙多此碑又復埋沒于荒榛斷壠中閱千載
而人不識是重不幸也及吾友輔之滌拂薛口口而
樹之然後大顯于世其冥冥之中亦伸于知己者耶

輔之疎朗英偉初非百里才也乃能不目一邑爲卑
留心政事急吏緩民霽然有及物之意行見□□褒
□踐揚□□其功名事業必將著金石而光簡冊蓋
不待附見于此然則二君皆不朽人也無疑趙郡李
獻能

正大六年八月 日奉政大夫滎陽縣令李天翼再

立石

監立石司吏董□ 石匠王福

右聞憲長韓仁銘此其移下河南尹之令牒也法以
上表下宜稱名故曰韓仁焉又銘者論謨其德善而
明著之者也刊石以名仁之美斯銘稱焉矣雖其文

辭不叶于聲詩固無害其爲銘也

金石圖

碑建於漢靈帝熹平四年金哀宗正大五年滎陽令李輔之行縣發地得之著於翰林學士趙秉文跋然康熙間修佩文書畫譜復又見遺顧南原隸辨專搜漢碑不遺殘闕而亦闕如爲可恠也

虛舟題改

此碑金正大中出土而明時如都元敬趙子畱本

朝如顧亭林顧南原輩披輯古碑殆遍此碑近在京索問絕無知之者至劉太乙續金石錄始載之近乃遍弼於世矣漢書地理志後漢郡國志皆作閭熹劉寬碑陰河東郡聞熹作熹與此碑同史記周本紀

無不欣熹漢書郊祀志而天子心獨熹師古曰熹讀
曰喜急就章勉力務之必有喜皇象碑本作熹二字
音義同 流牽短命卽不幸短命也郝閣頌莫丕創
楚不作丕此又因丕而變之與流字無異說文幸字
本作希其大下著羊者音達漢隸多借用之曹全碑
不牽早世是也廣韻短同短逢盛碑命有悠短郭究
碑不牽短祚皆同 碑末云如律令此三字蓋漢人
公移中語史記儒林傳序述所載詔書前漢書朱博
傳博口占檄文陳琳爲袁紹檄豫州文東觀餘論所
載漢破羌檄皆有此三字但見之碑刻者絕少

金石存

碑以熹爲喜末爲不桓爲短罕爲半牽爲幸王任中皆加二小畫皆隸之通變也 碑自歐趙洪婁以來

皆不著于錄吳山夫謂劉太乙續金石錄始載之至牛空山始爲摹圖而失摹李欽叔跋今日拓本則二

跋皆有泐字矣

兩漢金石記

右漢循吏聞熹長韓仁銘金正大中滎陽令李天翼得之京索間土中令石匠王福再立石趙秉文周臣李獻能欽叔俱有跋刊於碑之左方漢世重吏治而仁在聞熹刑政得中碑額稱循吏賢之也仁自聞熹遷槐里令除書未到而卒故額不云槐里令也仁旣

歿司隸校尉愍其短命下河南尹遣吏祠以少牢豎石以旌其美于此見善政之效而校尉風勸良吏之意亦可尙已天翼字輔之固安人登貞祐二年進士歷滎陽長社開封三縣令所在有治聲終石警巡使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仁旣遷槐里遂遭隕歿尹河南者猶表其墳道如此宜乎吏治之競勸也河南尹君丞歿百官志尹下丞一人不見有君丞之文唯陽朔元年銅雁足錢銘亦列君丞則君丞自前漢已有之豈亦如今丞長丞之謂與漢時郡符下移縣屬如朱博傳口占檄文並言

如律令今道流符咒襲用此語世多昧其效漢制官

府文書爲之故爲附著于此

授堂金石攷

豫州從事尹宙碑

碑高八尺一寸廣三尺九寸十四行行二十字額二行殘闕止存從銘二字篆書今在郟陵縣孔廟

君諱宙字周率其先出自有殷匹迄于周
也佐師尹赫赫之盛因以爲氏吉甫相周
宣勛力有章文則佐頌武靈獫狁二子箬
詩對于風雅及其靡孫言多也事景王載
左史典秦兼天下侵暴大揆支利涼僂或
居三川或從趙地漢興以三川爲潁川分

趙地為鉅鑿故子心騰於揚縣致位甄金
吾子孫以銀艾相繼在穎川者家于雋陵
克續祖業牧守相亞君東平相之麴謙會稽
太守之曹富波侯相之孫守長往令之元
子也君體溫良恭儉之德篤親於九族恂
恂于鄉黨文多會友貞賢是與治公羊春
秋經博通書傳仕郡歷主簿督郵五官掾
功曹守昆陽令州辟從事立朝正色進思
盡忠舉衡以處事清身以處時高位不以
為榮卑官不以為恥含純履軌秉心惟常

京夏歸德軍司嘉焉年六十有二遭離寔
疾熹平六年四月己卯卒於是論功叙實
宜勒金石迺作銘曰

於鑠明德于我尹君龜銀之冑奔走載勛
細紀本朝優劣殊分守攝百里遺愛在民
佐翼牧伯諸夏肅震當漸鴻羽為漢輔臣
位不福德壽不隨仁景命不永早即幽昏
名光來世萬祀不泯

右碑近日鄆陵地中得之嘉靖十七年通政鄆陵劉
訥以詒許吏部穀董生子元復以貽余者也

金石史

豫州從事尹宙碑豫字磨滅以其潁川人而言本州知其爲豫州也左氏襄公三十年傳有尹言多當

周景王之世漢書酷吏傳尹賞字子心楊氏人也以

右輔都尉遷執金吾卒官今碑曰楊縣按楊氏縣屬

鉅鹿郡於文不當省氏字河東郡自有楊縣又鉅鹿

之鹿不當從金位不福德福字亦副字之誤

金石文
字記

按姓譜尹與伊衡皆本伊尹故云山自有殷也崧高

詩註云尹官氏也風俗通云師尹三公官也以官爲

姓銘云位不福德壽不隨仁福解作副按福音富與

從示者不同壽字隸法亦少異于婁壽張壽諸碑夫

漢碑莫備于隸釋而失載豈物之顯晦固有時也歟

金石錄補

碑所述尹氏尹少昊之子封尹城又師尹以官爲氏此以官爲氏者舉其先世二人曰言多子心子心名賞前漢酷吏也碑有云支判流僂流僂者流遷也子孫遷移于三川趙地也家于僂陵僂字去邑從人前漢書僂陵師古注僂音偃本從人後漢書作臨陵觀碑知後漢時仍作僂寫今范史乃俗學傳改之誤也銀艾相繼者銀章青綬所謂銀青也亦有云艾綬銀章者以青綬之色有似于艾葉古人用字之藻采也

立朝正色綱紀本朝指郡稱朝非朝廷也碑首題從
銘二篆字近右方中有穿與從銘二字並此又題額
之變從字不可知義余觀漢碑非墓碣則無穿中禮
器出穀校官白石神君百石卒史等是也衡方景君
武榮鄭固諸碑皆有穿中所以下綽懸棺者此碑雖
不言葬額有穿中亦墓碑也

金石遺
文錄

金石文字記云豫字磨滅以其言本州知爲豫州今
碑甚完好無一字磨滅惟云仕邵歷主簿督郵五官
掾功曹守昆揚令州辟從事而已無豫字也或亭林
所見之本傳拓不清以爲磨滅耳

隸辨

顧寧人以鉅鹿之鹿不當從金顧南原云廣韻言鉅
鹿郡名漢書只作鹿寧人謂不當從金非也又寧人
以位不福德福字爲副字之誤南原云福與副同廣
韻福衣一福也今作副史記龜策傳邦福重寶徐廣
曰福音副其字從衣俗本史記譌作福魏上尊號奏
以福四海欣戴之望副亦作福

廣舟
題改

宙以州辟爲從事而碑以正色立朝稱之蓋卽指州
治爲朝漢唐人皆如此宋以後不敢爲此語矣

蘇琦
亭集

碑額殘缺止餘從銘二字分二行篆書在穿之右吳
山夫金石文存曰篆額二行今但存其下從銘二字

君歷官至從事而卒疑其額必題漢故某州從事尹
府君銘十字今其上八字破壞不存故搨工但傳其
下二字也方綱按金石文字記以其潁川人而言本
州知其爲豫州也蓋其額當云漢故豫州從事尹君
之銘或曰尹君碑銘未可定也金石文字記作豫州
從事尹宙碑金石文存作漢從事尹宙碑潛研堂金
石文跋尾作州從事尹宙碑蓋諸家皆未嘗見元皇
慶三年一碑耳今附載于後其碑云忠顯校尉汴梁
路鄆陵縣達魯花赤兼管本縣諸軍輿魯勸農事阿
八赤自皇慶元年正月二十有四日下車蒞事欽奉

詔書追封孔子爲大成至聖文宣王立石判宮所以彰聖恩重名教也公因物色碑材得片石于洧川蓋東漢熹平六年故豫州從事尹君諱宙者之碑也公捐己俸購石輦來鄆頌命匠刮磨將舍舊而新之旣而幡然改曰碑歷一千二百餘年故物舉一廢一有所弗忍遂議更以新石併舊石附立廟廡于以見公好古尙賢成此美事鄆之士民咸頌公德爲之辭曰仁哉忠顯治績在鄆事師古始德崇哲先更新修廢二美得全寫之琬礪以永其傳皇慶三年春正月望日立石鄆陵縣儒學教諭李警撰古洧歲寒野人王

克讓書丹按是碑記重立尹宙碑事明言其爲豫州
從事可見元皇慶移置學宮時其額尙完也 碑立
於熹平六年四月金石文字記以爲四年誤 碑以
僂爲遷以僞爲鄢以穎爲穎助力有章句驗石是力
字諸家並作功誤也顧氏文字記又以僂作德又抄
寫之訛 鉅鏡郡鏡字廣韻注云案漢書只作鹿是
漢書省作鹿非鏡之加金也顧氏所校刊廣韻本亦
如此

兩漢金
石記

碑云君東平相之元會稽太守之曾富波侯相之孫
守長社令之元子稱曾稱元而去孫字亦勑例也云

秦兼天下侵暴大族或居三川或徙趙地漢興以三川爲潁川分趙地爲鉅饒按史記秦莊襄王元年韓獻成臯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始皇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地以其地爲郡命曰潁川潁川之與三川非一地矣漢初改三川爲河南郡而潁川則承秦舊未嘗以三川爲潁川也秦滅趙置邯鄲郡及鉅饒郡亦非漢初所分作碑者殆誤矣金石文字記謂鉅鹿之鹿不當從金然廣韻明言鉅饒郡名後魏弔比干碑陰有鉅饒伯魏祐北史有鉅饒郡守元道龍顧氏特未詳考爾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文首云君諱宙字周南其先出自有殷然證以漢書
古今人表堯師尹壽則其世系所自遠矣而碑尙不
無所遺蓋譜學難明如此又碑云位不福德顧亭林
謂福亦副之誤不知福卽副本字匡謬正俗文已詳
言之然則福非誤也惟顧氏所指鉅鹿之鹿不當從
金案玉篇鉅鹿俗作鑣蓋由漢人亦未能免此此伯
嗒刊正之功所爲不可以已與

按堂金石跋

春秋遂誠偏陽疏云左氏經作偏字音夫目反

詩小雅采

菽云邪幅在下毛傳云幅偏也所以自偏束也

一音逼近之逼釋文云偏音

福惠棟曰案古今人表作福陽知古音福从彼力反

者非也穀梁漢書地理志及續漢志皆作傅陽案古
福字亦讀作副豫州從事尹宙碑云位不福德是也
傳本古敝字今亦讀作副古石
痕玕

校官碑

碑高五尺七寸廣三尺二寸十六行行二十七字後
方題名三列又年月一行額題校官之碑四字隸書
今在溧水縣學

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 □□□于□□□

□銘功著斯金石界誄曰

溧陽長潘君諱軋字元卓陳國長平人蓋
楚大傅潘崇之末緒也君稟資南霍之稷

有天口德之絕埽髡髮克敵口學典謨祖
講詩易剖演奧藝外覽百家衆雋挈聖抱
不測之謀秉高世之不屈私趨公即仕佐
上郡位既置孔武赴春疾惡義形從風征
累執訊獲首除曲阿尉禽茲彘猾廟息讎
歡履菰竹之廉蹈公儀之絜察廉除茲初
厲清肅賦仁義之風脩口口之迹番化放
厚岐周流愛雙厚口口親臥寶智進直還
應帑政優優令儀令色獄鞫呼嗟之宛楹
臨叩凶之結矜孤頤老表孝貞節重義輕

利制戶六百省縣正繇不賈自畢百姓心
歡官不共實於是遠人聆聲景附樂受一
厘既來安之復役三季惟泮宮之教反夫
俗之禮構脩學官宗懿拾獲既安且寧十
侯用張匱豆用陳發彼有的雅宮口開鍾
磬縣矣于肯樂焉乃佗叙曰

翼翼聖慈惠我葦蒸貽我蒲君平茲溧陽
彬文剋忒扶弱抑彊口刈骸雄流惡顯忠
咨疑元老師取佗多脩學童嗣琢質繡章
寔天生德有漢罍興尚旦在谷我君孝今

卽此龜艾遂尹三梁永在支百民人所彰
子子孫孫卑介熾昌

丞沛國銍趙勳字萼伯

左尉河內汲董竝字公所

右尉豫章南昌程陽字孝遂

時將佐吏名

戶曹掾楊淮

議曹掾李就

議曹掾梅檜

戶曹史賀口

從掾位侯祖

至記史吳超

門下史吳訓

門下史吳翔

門下史時球

光和四年十月己丑朔廿一日己酉造

右校官之碑隸額靈帝光和四年溧陽爲其長潘君
作紹興十三年溧水尉喻仲遠得之固城湖中碑今
在溧水縣其間用字刻省其刀賢去其貝干侯用張
者周禮士以三耦射豨侯大射禮用干字尙且在昔

者似謂太公周公也

碑以華爲黎卑爲俾從卽從字
廣卽厲字齒卽垂字智卽智送

卽退楸卽野賁卽責字尋
卽蔓字所卽房字

隸釋

漢校官碑宋紹興十一年溧水尉喻仲遠得於固城

湖濱置之官舍今在孔廟之大門右長樂陳長方雖

嘗碑其所得本末釋文則未之見碑以靈帝光和四

年歲在辛酉造距今凡一千一百五十三年番易洪

景伯先生出字爲之釋謂挈爲契羣爲黎卑爲俾楸

爲野賁爲責剗去其刀賢去其貝干侯與豸侯通尙

且謂太公周公可謂精密有據其餘不可辨者尙有

二十七字今觀首行自三百字以下上斯字凡十有

六字比之洪氏作釋文時又皆不可攷且如第三行
之字之下是禱字禱下闕一字有天字敏之上是克
字衆之下是儁字退之下是愿字役之上爲復反之
下爲失此之上爲卽皆隱隱可見洪則悉以爲闕又
如旣安且寧則以爲巨寧梅檜則以爲桓檜豈當時
誤於墨本而然耶溧陽志至謂元卓爲元貞是又以
名乾而傳會也禱承之于茲暇日與士友曹國傑摩
莎久之得其二三因以洪先生釋文列於上僭附所
見於其下勒諸樂石以補前修之所未及者餘尙俟
博雅君子云至順四年龍在癸酉夏五月文學掾濟

陰單禧謹識

碑在溧水縣學蓋溧水卽漢溧陽地也予初得此碑而不知其有釋文近始得之乃元至順四年校官單禧所爲而刻之者也禧又有跋謂考訂碑文與隸釋不同者二十七字而復辨溧陽志之失可謂有功于文字者故備錄之

金蔭琳卿

碑光和四年立按四年之碑若逢童三公殺阮君無極山神敬仲蔡湛孫根凡七見于集占金石錄而獨此闕如者蓋紹興十一年始出在歐趙二公後耳

舟州

山人
翁稿

宋趙彥衛雲麓漫鈔曰范曄後漢書永平十年閏月
甲午南巡狩幸南陽祠章陵日北至又祠舊宅禮畢
召校官弟子作雅樂奏鹿鳴帝自御塤箎和之以娛
嘉賓則東漢時縣有校官矣 碑辭末云永世支百

民人所彰子子孫孫俾爾熾昌宋吳棫韻補引之作
民人所瞻以證詩柔瞻字可讀爲彰今此碑正作

彰字不知才老何所據而改爲瞻也才老時此碑未

出或據類文

才老自注云三十卷
本朝周內翰穀所編

錄之耳

金石文
字記

碑首云蓋漢三百八十有七載或謂高祖己亥卽位
盡更始庚申光武建武乙酉至光和辛酉共三百八

十三年按高祖入關滅秦在乙未卽代統更朔之年
碑未嘗誤也後刊丞尉曹掾等姓名而無故字知爲
潘君在位時立夫生日頌死日誄而碑有其誄曰何
耶溧陽志潘君字元貞當以碑爲正

金石錄補

漢校官碑原在溧陽縣學光和四年立紹興十一年
溧水尉喻仲遠始得之固城湖移置官舍至今得免
于水侵上揜仲遠之力也蓋相去已九百六十二年
矣時時見光彩弓兵宿直或以褻衣頓於跌上必夢
大龜逐而齧之乾道戊子有官告院吏出職爲尉顧
此碑字多缺蝕以爲無用且厭人來觀呼隸史曾彥

與謀將沉之宅後廢沼內一寓客素好古聞其說往
詰止之邑宰陳容之爲徙之縣圃作屋覆焉至辛卯
歲金陵守唐瑑作文一篇欲識石背遣匠來甫鉸兩
字遭碎屑激人目旋易他匠皆然竟不能施工此說
見洪邁彝堅志其碑之靈異知自有據矣番陽洪景
伯爲之註釋至順間博士單禧始考訂而跋之因手
書洪氏釋文而附所補于後可謂有功于此碑之文
字者矣此碑本溧陽潘君而碑今在溧水學宮乃禧
所移置曾得之固城湖中固城今屬高淳縣皆本漢
溧陽地也今三縣志俱載其碑文并禧跋予更索得

彼地友人搨寄數本同出較對中多同異碑乃麻石

其首有額直書校官之碑四字字下有圓孔可貫孔

下卽碑文首行缺十六字乃八十有七載□□于□

□□□銘工著較深水高淳二志所載原文補之今

碑又缺斯金二字矣深陽舊志以元卓爲元貞是因

其名乾而傳之金志已改正其誤二行潘君深陽志作潘公

誤深陽志作純據誤三行絕操深陽志作祖講志作祖訓誤五行除曲

阿尉高淳志志除字十行失俗深水志作失谷誤十一行招德深陽志作

昭高淳志作開十二行閑高淳志作開十三行身慈三志皆作聖慈五行龜

艾深陽志作龜文誤後姓名梅檜深陽高淳二志作桓檜誤時球深水高淳二志

作求 又考碑字形通刊禽作會孤作菰竊以爲漢碑

之文惟地志所載乃親見碑石其文自無訛謬可補
他書記載之失以徵信也今三志爭載其碑文全不
較覈其字跡况遠道未能手模其文以訛傳訛豈能

更爲之考論哉

王著校
官碑考

碑中用字類多假借洪氏釋之良是至云剗省其刀
賢去其貝則有不盡然者按說文彘傷也六書略云
擣傷也禽彘猾卽用本字于義固通不事借彘爲剗
也說文取堅也古文以爲賢字袁良碑優取之寵與
此碑正同蓋用古文亦非故去其貝 昌黎詩押玲

瓏爲瓏玲參差爲差參後人但以用之自公不敢致
疑寔亦不知于古何本碑云惠我黎蒸亦倒用蒸黎
字以押韻 漢廣漢屬國侯李翊碑銘云比列陵於
隸釋云似倒用於陵以稱韻也亦與此用黎蒸同

左傳楚商臣立以潘崇爲太師此作太傅恐誤 王

貽上居易錄云韓退之詩多倒用成字蓋本諸三百
孫李昭示兒編所拈如中林中谷中河中路中田家
室裳衣衡縱稷黍瑟琴鼓鐘斯螽下上羊牛甥舅孫
子女士京周家邦龜鼎息偃之類皆是古人倒用成
語以就韻如此之多但出自今人之手則斷斷不可

耳金石
存

都元敬跋云單禧考訂碑文與隸釋不同者二十七
字近日杭州汪氏刻本金薤琳琅跋云單君謂洪氏
所釋外不可辨者尙有二十七字卽隸釋所注爲闕
者是也單君於洪氏所闕者得八字又異同者二字
今南濠乃以二十七字皆爲單禧所考定誤也方綱
按單氏釋文卽洪氏釋文然如以挈爲契一句今日
所行隸釋本竟無之首行于字下云闕四字今本乃
誤作闕二字則單氏此碑猶得据以存洪氏原本耳
若其所謂紹興十一年者則王象之碑目注引洪邁

夷堅癸志作十三年而首行銘功字則單亦沿洪之誤釋爲工也稟資南口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爲禱今諦審是神字衆之下一字洪云闕單釋爲僞汪氏新刻又以爲僞今諦審是推字又第三行單以爲有天字十五行此字上單以爲卽汪以爲服今諦審之皆未敢定也又若賦仁義之風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是修字既來安之下一字諸家皆闕今諦審是復字與藝下闕一字諸家或釋爲外今諦審之非外字也又呼嗟訛爲吁嗟則單氏石本之誤也 金石文字記引雲麓漫鈔謂東漢時有校官此蓋信潘

君之職爲校官也金石圖跋謂潘乾深陽長而額題校官疑有斷文此蓋疑潘君之職非校官也以愚論之二說皆非也校官者學舍官職之統稱如漢書云某經列於學官是也潘君之職自是縣宰後漢之時亦不聞特設學校之官永平幸南陽所謂校官弟子者學舍之弟子耳後漢書百官志每縣邑道大者置令一人千石其次置長四百石小者置長三百石本注曰皆掌治民顯善勸義禁姦罰惡理訟平賊恤民時務然則縣宰之事不專在教而茲碑特頌其興學之事故其石刻于學舍云爾都南濠又稱單禧爲校

官殆亦同此誤者也又隸釋云費鳳別碑與前碑今並立于吳興校官之壁据此亦足證校官二字是學舍之名非職官之名也漢書循吏傳文翁修起學

官於成都市中

師古曰學官學之官舍也

招下縣子弟曰爲學官

弟子至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按此條

卽此碑校官二字出處曲阜孔戶部誦孟云學典

謨之上是志字賦仁義之風下是備達二字雅字下

是式字今並存之誦孟又云碑云漢三百八十有七

載自漢高帝乙未改元至光初四年辛酉數符然蔡

邕獨斷言從高帝至桓帝三百八十六年除王莽劉

碑首行云其誄曰錢少詹事云誄本爲哀死而作今
縣民頌其長而稱誄失其義矣予證以周禮太祝作
六詞以通上下親疏遠近六曰誄注誄謂積累生時
德行以錫之命主爲其詞也疏此六詞者皆爲生人
作詞無爲死者之事是誄之名施于死生而通之殆
如考妣嬪可兼生稱也論語誄曰禱爾于上下神祇
孔氏注云誄禱篇名說文引此作譌亦云累功德以
求福從言累省聲推之此碑吏民頌其生君於義固
無嫌哉碑稱布政優優詩以布作敷說文引書敷重
莫席敷亦作布儀禮聘禮管人布幕於寢門注今文

布作敷是布敷爲古今字 碑首校官字東漢時縣

有校官已見金石文字記案漢書韓延壽傳延壽于

是令文學校官諸生皮弁執俎豆益又在西漢時已

然授堂金
石跋

白石神君碑

碑高五尺四寸五分廣二尺三寸十六行行三十一
字篆題白石神君碑五字篆書陽文今在元氏縣

蓋聞經國序民莫急於禮禮有五經莫重

於祭祭有二義或祈或執執以章德祈以

弭害古先哲王類帝禋宗望于山川徧于

羣神建立北域脩設壇屏所以昭孝息民

輯寧上下也白石神君居九山之數叅三
條之壹兼將軍之號秉斧鉞之威體連封
龍氣通北嶽幽讚天地長育萬物觸石而
出膚寸而合不終朝日而澍雨沾洽前後
國縣屢有祈請指日刻期應時有驗猶自
抱損不求禮秩縣界有六名山三公封龍
靈山先得法食去光和四丰三公守民蓋
高等始爲無極山詣大常求法食相縣以
白石神君道德灼然乃具載本末上尚書
求依無極爲比即見聽許於是遂開拓舊

金石錄卷二十一

三

北改立殿堂營宇既定禮秩有常縣出經
用備其犧牲奉其珪璧絜其粢盛旨酒欣
欣燔炙芬芬敬恭明祀降福孔殷故天無
戾陰地無蠹陽水無汎氣火無灾燁時無
逆穀物無害生用能夫達宣朗顯融昭明
丰穀歲熟百姓豐盈粟汁瓦饒國果安寧
尔乃陟景山登崢嶸采廟諱石勒功名其辭
曰

巖巖白石峻極太清皓皓素質因體爲名
惟山降神髭士挺主濟濟俊乂朝野克盈

灾害不起五穀熟成乃依無極聖朝見聽
遂興靈宮于山之陽營宇之制是度是量
卜云其吉終然允臧匪吝匪儉率由舊章
華殿清閑肅雍維顯相廟諱圖靈像穆穆皇皇
四時禋祀不愆不忘擇其令辰進其馨香
犧牲玉帛黍稷稻糧神降嘉祉萬壽無疆
子子孫孫永永蕃昌

夫和六丰常山相南陽馮巡字季祖元氏
令京北新豐王翊字元輔長史潁川申屠
熊丞河南李邵左尉上郡白土樊瑋祠祀

掾吳宜史解微石師王明

燕元厘三年正月十日主簿程珙家門
傳白石將軍教吾祠今日爲火所燒

右白石神君碑篆額在真定靈帝光和六年立前二
年蓋高等授三公封龍靈山請于朝爲無極山得法
食至是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復具白石本末求
依無極爲比朝廷聽許遂開祔殿宇琢石勒碑其文
有云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趙氏莫曉三條爲何
語按尙書正義曰從導岍至敷淺原舊說以爲三條
地理志云禹貢北條之荆山則在馮翊懷德縣南條

之荆山則在南郡臨沮縣是舊有三條之說也故馬融王肅皆以導岍爲北條西傾爲中條蟠冢爲南條自岷山之南至敷淺原別以岷山爲首不與大別相接則岷非三條也後阮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嶽之體南通商雒以屬熊耳其文與正義合漢人分隸固有不工者或拙或怪皆有古意此碑雖布置整齊略無纖毫漢字氣骨全與晉魏間碑相若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爾

碑以番昌爲番昌
祜卽拓字 隸釋

右漢白石神君碑在無極縣立石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京兆王翊與集古錄所載無極山神廟碑

略同文稱神君能致雲雨法施于民則祀之宜也然所云蓋高者合之無極廟碑特常山一妄男子爾先是光和四年巡詣三公神山請雨神使高傳言卽與封龍無極其興雲雨饗以白羊高等遂詣太常索法食越二年具載神君始末上尙書求依無極山爲比卽見聽許蓋斯時巫風方熾爲民牧者宜潛禁于將萌乃巡翊輕信巫言輒代爲之請何與非所云國將亡而聽之神者與碑陰有務城神君李女神馘石神君壁神君名號殆因白石而充類名之者碑建于光和六年是歲妖人張角起矣

曝書亭集

右碑趙氏云其文有居九山之數參三條之一莫曉
爲何語按水經有九山廟碑云九顯靈府君者本華
之元子陽九列名號曰九山府君也南據崧岳北帶
洛溼云云穀院神碑云中條之山者蓋華岳之體南
通商雒以屬熊耳洪氏謂與正義合予意無極三公
封龍諸山在崧華之間二碑皆從太華立說而有據
崧嶽通商雒之語是卽此九山三條注脚也金石後錄
康熙廿九年予宰深澤崑山司寇公搜訪名刻于無
極縣求此碑蓋因碑中有無極山語而顧亭林金石
記又云在無極縣徧尋久之不獲其他州邑亦絕無

知者疑此碑已亡三十年真定十州邑災余奉檄調
赴贊皇縣監賑抵元氏縣開化寺見後殿左側有一
碑其形如圭心異之急趨視乃白石神君碑也卽出
錢與元氏令劉君趣其搥搗此碑之顯寔自予始碑
云縣界有六名山攷本志三公山在今縣西七十里
封龍山在今縣西北五十里舊名飛龍唐改今名據
碑在漢已名封龍志所記非是靈山在今縣西北三
十里無極山在今縣西三十里上有無極神祠漢立
無極縣于此縣以山名也今無極縣乃移在真定府
東六十里相距百八十里縣界又絕無山名存而建

置之意已失白石山在今縣西北五十里山多白石故名舊有白石神君祠卽漢時立碑處也所謂六名山者止有五山其一山無攷其稱相縣者常山相南陽馮巡元氏令新豐王翊也元氏爲常山國所治首邑相得據縣請轉上其文於尙書也抑予有疑者無極山在常山國境內因山置無極縣而范史無極屬中山國子歷中山疆域皆在常山東北無極則在常山西南境中隔常山所屬之真定中山焉得越真定而轄常山屬邑然則元氏縣志漢置無極縣于此之語不知果何所據而其遷移向東又不知在于何時

也兩漢書俱作毋極碑作無極今亦稱無極當以碑
爲據碑額白石神君碑五字每字安一方空作陽文
口起與濟寧武榮碑同他碑所無其文殊古雅而用
字典則如云開祐舊兆祐字徒各切音託字書張衣
令大也張揖廣雅祐大也漢隸字源曰桐柏廟碑開
祐神門無極山碑恢祠宮義祚拓本是開拓之義如
云火無災燁燁逞延切闡平聲國語水無沉氣火無
災燁碑乃用此語如云登崢嶸同嶸揚雄甘泉賦
似紫宮之崢嶸亦可省作崢又云萬壽無疆卽疆字
張公神碑晉界冢靜呂君碑謹守臣易朱龜碑晉土

漢書王子侯表置土過制與墠同永永番昌卽蕃字
之省無極山碑草木番茂前漢書卜式傳隨畜牧番
與此同又有云地無蠶陽漢隸字源曰說文新魚精
也左傳曰冬無伏陰夏無愆陽蠶愆無通理此語未
得其解錄之以俟博雅者

金石遺文錄

漢白石神君碑始見于金石文字記云在直隸之無
極縣寔未之見也丁亥秋陳香泉使君以此本易我
座鶴銘余遂裝而藏之後題名有元璽字元璽者前
燕慕容侑年號也

楊寶鐵函齋書跋

碑文十四行空一行方刻銘又空一行書年及常山

相長史丞尉掾史石師姓名其二行後空一行有燕

元璽二年題字

隸辨

隸釋云此碑雖有光和紀年或後人用舊文再刻者
今按馮巡王翊等題名之後仍有隸字二行其一云
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主簿某人刻字此碑重刻本
有可攷燕公所收本偶無此字故但以書法定其時
代然亦精于鑒矣又予細讀此碑并以三公無極二
碑相比較恐此叙銘亦非漢人所作蓋其體輕而味
淺亦無漢人蒼厚之致意厚碑已毀此亦元璽間人
摹古爲之者非特其字爲重刻也然魏晉以後隸法

已壞此慕容時所刻猶能整齊如此 漢軹家釜斗
字作升金石文字記云升音陞升音斗昔人以其文
易混故改升爲斗碑云年穀歲孰百姓豐盈粟升五
錢此字當是斗字碑乃作升此筆畫小訛書鐫之過
若粟升五錢又何足稱頌乎黍稷稻稂乃借稂莠之
稂爲梁也今本隸釋或書作糧非是

金石存

隸釋引郡國志注云有石塞三公塞石塞卽白石山
也隸釋所載有三公山無極山二碑此則其後二年
所立也河朔訪古記云元氏縣西北三十里封龍山
下有漢刻白石神君碑是也是碑之爲漢刻無可疑

者其以爲後人重刻特出洪氏之疑而英山夫乃云
後有燕元璽三年正月十日王薄某人刻字定其爲
重刻殊不知王薄下乃程疵二字其下亦非字字斯
亦傳會之甚矣吳又辨粟升五錢是斗非升以爲書
鐫之過不知石本寔是升字並非升也又挹損挹字
趙氏金石錄明釋作挹而諸家皆訛作抱何也 碑
末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二人稱名與字長史中
屠熊則稱名不稱字且在元氏令之後與三公無極
二碑不同蓋勒碑時固無一定之例特偶有後先詳
略耳卽如三公無極二碑丞亦稱字而是碑丞不稱

字可見其不必畫一矣想洪氏所收拓本必是裝界成冊而申屠熊之下恰空三格又或裝潢者誤置在前因而誤以長吏穎川申屠熊七字接上季祖之文而又云其下闕三字也今驗石本則並不如此又碑陰上方之末一行璧神君璧字吳山夫誤作祥又以上句萬字貫之云萬祥神君其誤亦坐裝標之失耳予嘗謂收藏古刻必有其副而後可剪裁裝潢正謂此也又碑陰上屠弟一行音上止闕一字再上是空石無字吳山夫謂闕二字非 倍三十一年公羊傳山川有能潤于百里者天子秩而祭之觸石而出膚

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乎天下者惟太山爾據此傳
文初無雲字唐人類書引此乃加一雲字曰惟太山
雲爾誤也何休注曰言其觸石理而出無有膚寸而
不合下文河海潤于千里注曰亦能通氣致雨潤澤
及于千里據此則所謂出合者山之氣爲之也觀是
碑上言幽讚長育下言澍雨沾洽信知公羊二語之
不指雲矣

兩漢金石記

碑列名者八人常山相馮巡元氏令王翊名字俱書
他皆名而不字別于守令也王翊樊瑋二人郡縣兼
書其三人書郡不書縣掾史石師則郡縣俱不書洪

氏隸釋移長史于元氏令之前且謂中闕三字蓋洪
所得者裁翦裝潢之本而以意度之耳碑以幽讚爲
幽贊無疆爲無疆亦洪氏所未及舉

潛研堂金石文跋尾

洪景伯旣證明三條尤于九山未有所晰余撫淮南
王書墜形訓何謂九山會稽泰山王屋首山太華岐
山太行羊腸孟門今白石山亦太行之支麓也所云
居九山之壹者當謂此碑云兼將軍之號秉斧鉞之
威後又有燕元璽三年刻字亦稱白石神君山川之
神其有封號當漢季已如是而世儒謂沿于唐代非

其失檢也與

授堂金石跋

尉氏令鄭季宣碑

碑殘缺止存半截高八尺二寸廣四尺二寸約十八行字數無攷今在濟寧州學

君□□字季宣□聘君之孫耶君□虔和

□淑□□五□之□□□□□□□□□□文

□□□□□□□□□□□□□□□□有趙壹□□

振□□吳札之高□□□□□□□□□□□□

□□□把□目□□□□□□□□□□東□□

守欽□□以備禮招陽□□可躍□□□□□□

□□□□□□□□□□□□□□□□□□□

□季□□□觀國之光飢□□□希□□□□□奇

鯨獨靡明

積既

□□□□□□□□

虞

放鳩

沙□□□□□□□□□□□□□□

就灣愁

□□恭穢

□□□□□□□□□□□□□□

遺則不□□□□□□□□移

□□之中神人協

□□□□□□□□□□□□□□之□

□□或之害弦誦並

□□仁義交□□□□□□□□可謂

□□徽五典□□能惠者也當□□□□□□□□儀鴻

□□□□□□□□□□□□□□春秋五十有七中平

二年四月辛亥

卒舌□□□□□□□□是路無

軻□□□□□□□□□□□□□□與施來

弱朕

孤其三年四月辛酉

□□葬故吏□□□□□□□□筭款

子車之殉□□□□□□□□
新儀方□杏父事

君慕衛鼎之不泯恩粵人之□□追頌君

德伐石銘碑擒□釐□□□□□□□□
令問□

無□其辭曰

堂幸惠君明□□聲□□□□□□□□

帝□□□□□君我城討賦□如雷如霆既

克有定丕心則寧民□賴祉□□□□□□

迹□□□□□□□□顯奕世□□厥成

伊產□繼岱宗之靈喬嶺嶺□景命不□

□□□□□□□□□□石休有斯

碑陰

陰亦殘缺止存第一列及第二列上一二字每列二十行第一列首行已泐第二列七行以後全泐無一字可辨額題尉氏故吏

處士人名八字篆書

故孟

津

者

尉

□

處

元

□

關內侯張

□

□

詩

故方城長毛良□□

故孝□□□耽□虞

故徙□□□堂永康

故徙事□□□伯

故岌事

下

從事楊光子宮

故使事宗□仲□

故又官掾

關下

故又官掾□□□

故守令呂嵩仲□

故□□任□□

故督郵邯鄲敬

關下

故督郵邯鄲璣元珪今司空掾

處□□□□速源

處主□謙謙直

虞士□□少德

虞士□□子朝

虞士邯鄲□□□

虞士呂林□□

虞士呂贊□□

虞士楚政

虞士□□元

虞士

右漢尉氏令鄭君碑其名已殘缺碑陰題尉氏故吏

虞士人名知其為尉氏令金石錄

右漢故尉氏令鄭君碑篆額穹碑多有裂文字半湮
晦少成章句有其字而亡其名官闕略不一見僅存
卒葬年月其中數十言載納賊侵掠事前稱其有吳
札之高來叙故吏欲子車之殉碑陰姓名却班班可
考其間奇字如書飢作飢書夙作夙一穰字未詳碑
有放鵠之句上下文利滅不可考鵠與鵬同音鵠鵬
是鳩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 右鄭季宣碑陰以
八篆橫刻其上曰尉氏處士故吏人名上下凡四橫
其中督郵邯鄲璣名字之下細書四字云今司空掾
末有直事干四人亦是以干爲幹語在景北海司馬

整碑陰最後空十餘行有一行刻字以是近碑者所

識錄

鄭季宣碑名已殘缺季宣字耳碑以飢為飢夙夜在

公之夙即夙字放鶴之鳴與鵠同音鵠鳴是鳴台基

即棋字續即續字碑陰橫刻篆八字於上曰尉氏處

士故吏人名漢隸字樣

應劭曰古獄官曰尉氏鄭之別獄也臣瓚云鄭大夫

尉士之邑顏師古曰鄭大夫尉氏掌獄之官故為族

耳按古之治獄官曰理月令命理贈傷注治獄官夏

曰大理或曰李臯陶為大理又獄官曰士尚書汝生

士周禮士師注士察也主審察獄訟之事未聞春秋
時以獄官爲尉氏也瓚說得之

金石後錄

洪氏謂書飢爲飢按說文飢讀若載玉篇飢咨代切
始也尙書九載績用弗成晁公古文尙書載作飢字
又石鼓文酋車飢道音訓云飢古文載見義雲章作
飢查隸書从耳者皆書作几故誤以爲飢耳其謂鵠
鵠同音鵠鵠是鳩名恐是用趙簡子放鳩事亦誤也
按書古文訓放驩兜于崇山作鵠改今碑文放鵠上
有虞字其爲驩字無疑

隸辨

右漢尉氏令鄭季宣碑殘字此其上半拓本予所舊

藏者約計十八行除第一行無字可見其略可見者四十八字又半字三而已牛氏金石圖著錄者才三十五字中間脫漏第八行而第十二行能下一字今日舊拓本尙見其上半牛氏乃只著其下半心而闕其上半何也至洪氏隸續所著錄凡二百七十許字則其所見拓本較今日增倍可知矣而以愚今日諦視殘搨所著之字與洪同者才三十八字洪訛而今正者五字七行按洪訛折九行似洪訛以煥洪洪而說得十三行乃洪訛乎是洪訛之今補者四字又半字三九行味十二行敵惠能則又何也丁酉秋曲阜孔莊谷戶部繼涵以所爲是

碑全國艸本見示存余篋者五年矣今審定釋文重
爲考次依洪氏著錄之本加以方綱所審訂正爲圖
仍依本書各卷釋文之例書之然洪氏所錄以今日
所可見者核之已多楷柱則今日所不可見而僅得
之洪錄者其可盡信也耶今既無他本可據則亦不
得已而洪錄是依也世尙有執洪氏之書以摹漢隸
者則吾不知也 右洪氏隸樹所載鄭季宣碑以今
所存殘字位置度之大約是十八行其前十五行是
叙而後三行是銘也叙似三十七字爲一行而銘則
三十五字爲一行不可得而臆斷矣隸辨援古文尙

書鵠咬字卽驪兜愚謂此說亦非也廣韻鵠鳥名人
面鳥啄舂四凶名舂兜也古文尙書作鵠此二字無
論其是二是一要之是从丹非从舟也說文鵠鵠鵠
也又云鵠鵠鵠也从鳥舟聲張流切玉篇鵠止遙丁
交二切鵠鵠也是从舟不从丹也洪氏所援檀子
放鳩事愚固未敢斷其是否然以本有从舟之字而
乃強引从丹之字以實之蓋顧氏所見殘拓本此下
已模糊疑其下是咬耳婁氏字原又云茶卽棋字愚
按茶字洪所不著不知在何處可見婁所据之拓本
與洪氏小有不同惜未得其釋全文耳 洪婁所未

釋者喚咻字左傳昭三年民人痛疾而或煥休之注
煥休痛念之聲正義曰賈逵云煥厚也休美也服虔
曰煥休痛其痛而念之若今時小兒痛父母以口就
之曰煥休代其痛也杜云煥休痛念之聲其意如服
言也愚按下文云其愛之如父母則正義以口就之
其說精矣咻字說文不收玉篇許主切喚咻痛念之
聲也又許流切廣韻咻口病聲也觀玉篇喚从口則
煥休休字之从口更於聲意皆無可疑者矣說文批
解批也他括切 洪氏隸續云漢故尉氏令鄭君碑
篆額據此則是碑有額無疑而金石圖竟云無額卽

使下半埋土中而其額之有無豈可誣乎予得小松
寄來所拓碑與陰皆用極寬長之紙四邊留空中間
石本凡高四尺六寸橫寬三尺而正面穿上之額竟
不可見蓋穿以上皆全泐無復石膚矣小松札云其
額處石泐凹入寸許且云石質最鬆施椎卽落拓時
本欲去其下座升高驗下半有字否因石質一動卽
損不敢更張也下座乃兩石夾嵌外低內高所以拓
本正碑短而碑陰長也 右鄭季宜碑陰今見存字
九十一又半字五第四行毛下隸續作武誤今石本
是良字第五行耽字張氏釋文作羣誤今石本是耽

字第十六行元珪張氏釋文作元賤誤今石本是珪
字第十八行直字隸續作真今石本是直字第十九
行德字上張氏釋文作子今石本是也恐當是孝以
正誤第一行下列今石木尙露首一字是處第二行
下列今石本尙露首一字是處第三行下列今石本
尙露首二字是處士第四行下列今石本尙露首
字是處第五行下列今石本尙露首一字是處第七
行伯字隸續所無今補第八行隸續全漏去今補二
字第九行容字隸續闕今補第十九行下列首一字
是主字洪張皆無今補第二十行下列首一字是議

字洪張皆無今補以上補遺十處
兩漢金石記

此碑文字行次翁閣學言之甚詳並著為圖今細玩
碑文十一行神人協下有寧字之半徽五筭上有右
旁真字似慎字十四行首有葬故二字可辨皆翁所
未及也山左金
石志

按是碑歐陽父子所未見至金石錄始有跋尾然
僅能辨其年月餘已斷續不成文理無怪近日剝
蝕如是之甚也碑中飢字死字洪氏皆以為奇穢
字洪亦未詳昶謂飢與載同實非飢字顧氏藹吉
辨之甚核說文夙早敬也徐鉉等曰今俗書作夙

譌是夙字本應作夙碑作夙者字體小變猶夙書
爲夙非奇字也夙字左从香卽香右从寮者古老
子復字作稔則夙是古文復字以此釋之定爲夙
字無疑夙字見韓詩說文所無漢隸有此字碑云恩粵人之□□恩
卽思字又云咨父事君四字今已全泐然借咨爲
資洪亦未舉碑陰篆額八字橫書隸續及漢隸字
源作尉氏處士故吏人名隸辨又作處士尉氏故
吏人名皆誤據隸續原碑題名凡四列五十九人
今就現存有字者摹之餘皆弗錄也

金石萃編卷十七終